

國學基本叢書

毛詩注疏

(二)

傳	亨	毛
箋	玄	鄭
疏	達	穎
		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書叢本基學國

疏 注 詩 毛

(二)

疏達穎孔 箋玄 鄭 傳亨 毛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附釋音毛詩注疏

卷六〔六之一〕

唐蟋蟀詁訓傳第十

陸曰：唐者，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。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墟。漢曰太原郡。在古冀州太行恆山之西。太原太岳之野。其南有晉水。叔虞之子燮父。因改爲晉侯。至六世孫僖侯名司徒。習堯儉約遺化。而不能以禮節之。今詩本其風俗。故云唐也。

唐譜

毛詩國風

鄭氏箋

孔穎達疏

唐者。帝堯舊都之地。今曰太原晉陽是。堯始居此。後乃遷河東平陽。○正義曰。以序云有堯之遺風。則堯都之也。漢書地理志云。太原晉陽縣。故詩唐國。晉水所出。東入汾。是漢時爲太原晉陽也。史記晉世家云。唐在河汾之東。方百里。言百里。則堯爲諸侯所居。故云堯始居此。地理志。河東郡平陽縣。應劭云。堯都也。則是堯爲天子。乃都平陽。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。皇甫謐云。堯爲天子。都平陽。禹受舜禪。都平陽。或於安邑。或於晉陽。則夏都亦在晉境。故定四年左傳云。命以唐諸。而封於夏墟。是也。此不言有夏都者。因序云有堯之遺風。故指述堯事而已。論語注云。未知六百里者。晉與衛與。則晉初六百里矣。而世家云百里者。言古唐國之大耳。非謂晉初唯方百里也。○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。曰唐侯。南有晉水。至子燮。改爲晉侯。○正義曰。昭十五年左傳。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。叔父唐叔。成王之母弟也。晉世家云。成王與叔虞戲。削桐葉爲珪。以與叔虞曰。以此封君。史佚因言。

請擇日立叔虞。成王曰：吾與之戲耳。史佚曰：天子無戲言。言則史書之。於是封叔虞於唐。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。地名晉陽。是地。南有晉水。地理志云：唐有晉水。叔虞子燹爲晉侯。是燹以晉水改爲晉侯。蓋時王命使改之也。皇甫謐云：堯始封於唐。今中山唐縣是也。後徙晉陽。及爲天子。都平陽。於詩爲唐國。則唐國爲平陽也。漢書音義：臣瓚案：唐今河東永安是也。去晉四百里。又云：堯居唐。東於魏十里。應劭曰：順帝改魏曰永安。則燹以唐國爲永安。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。燹何須改爲晉侯。明唐正晉陽是也。○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恆山之西。太原太岳之野。正義曰：地理志云：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。恆山在故縣。上曲陽西北。以太行恆山皆在河北。故屬冀州晉之東。境迫此二山。故云之西。禹貢云：既修太原。至于岳陽。鄭注云：岳陽縣。太岳之南。於地理志太原。今以爲郡名。太岳在河東故縣魏東。名霍太山。河東太原。皆晉境所及。故云太原太岳之野。○至曾孫成侯。南徙居曲沃。近平陽焉。正義曰：案晉世家云：唐叔生晉侯燹。燹生武侯寧族。族生成侯服人。地理志云：河東郡聞喜縣。故曲沃也。晉成侯自晉陽徙此。是鄭所據之文也。○昔堯之末。洪水九年。下民其咨。萬國不粒。於時殺禮以救艱厄。其流乃被於今。正義曰：堯典云：帝曰咨四岳。湯湯洪水方害。下民其咨。又稱使縣治水。九載績用弗成。皋陶謨云：禹曰：洪水滔天。予乘四載。隨山刊木。一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。蒸民乃粒。以禹既治水。萬國乃粒。是未治水之時萬國不粒也。禮稱凶荒殺禮。明堯於九年之內。殺禮以救艱厄。故虞書。其流乃被於今。謂作詩時也。○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。成侯曾孫僖侯。甚嗜愛物。儉不中禮。國人閔之。唐之變風始作。正義曰：案晉世家云：成侯生厲侯福。福生靖侯宜臼。臼生僖侯司徒。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。世家又云：靖侯十七年。厲王出奔于魏。大臣行政。故云。共和十八年。靖侯卒。則僖侯元年。當共和二年也。故知當共和之時。○其孫穆侯。又徙於絳云。正義曰：案晉世家云：僖侯生獻侯籍。籍生穆侯費王。是也。知徙於絳者。以成侯徙居曲沃。則曲沃爲晉都矣。至昭公之時。分曲沃以封桓叔。則正都不在曲沃。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。知穆侯徙者。蓋相傳爲然。地理志云：河東絳縣。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。以桓叔別封曲沃。武公既并晉國。徙就晉都。故云自曲沃徙此耳。非謂武公始都絳也。然則穆侯以後。晉恆都絳。而隱五年左傳云：曲沃莊伯伐翼。翼侯奔隨。又謂之爲翼者。杜預云：翼晉舊都。在平陽絳邑縣東。穆侯徙絳。昭侯以下。又徙於翼。及武公并晉。又都絳也。莊二十六年左傳：晉獻公命士蔿城絳。以深其宮。明是武公徙絳也。晉世家云：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。而城聚都之。命曰絳。案左傳云：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。乃城聚而處之。晉侯圍聚。盡殺羣公子。則城聚以處羣公子。非晉都也。世家言命聚曰絳。非也。世家又云：穆侯卒。弟殤叔立。四年。爲穆侯太子仇所殺。仇立。是爲文侯。三十五年卒。

昭侯立。元年。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。七年。爲大臣潘父所殺。子孝侯立。十五年。爲曲沃莊伯所殺。子鄂侯卻立。六年。當魯隱五年。卒。子哀侯光立。九年。爲曲沃武公所虜。子小子侯立。四年。爲曲沃武公誘而殺之。哀侯弟緡。立爲晉侯。二十八年。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。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。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。又二年卒。子獻公詭諸立。二十六年卒。此其君次也。案隱五年左傳。曲沃莊伯伐翼。翼侯奔隨。秋。王命緡父伐曲沃。而立襄侯于翼。六年傳曰。翼九宗五正。頃父之子嘉父。逆晉侯于隨。納諸鄂。晉人謂之鄂侯。則哀侯之立。鄂侯未卒。世家言卒非也。其詩則蟋蟀刺僖公。爲僖公詩也。山有樞。揚之水。椒聊。鴝羽。序言昭公。則昭公詩也。綱繆。扶杜。羔裘在其間。從可知也。無衣。有杕之杜。則皆刺武公。則武公詩也。葛生。采芣。刺獻公。則獻公詩也。鄭於左方中。皆以此而知。案鄭詩出其東門序云。公子五爭。五公子爭。突最處後。知出其東門爲厲公之詩。鴝羽序云。昭公之後。大亂五世。小子侯處五世之末。鴝羽不爲小子侯詩者。以昭公肇爲亂階。五世不息。君子從役。昭公所爲。雖復後世始作。而主刺昭公。故序云昭公之後。明其刺昭公也。出其東門。由兵革不息。而男女相棄。民人思保其室家。乃是當時之事。故爲厲公之詩。但序本爲亂之由。故言公子五爭耳。此實晉也。而題之曰唐。故序每篇言晉。鴝羽扶杜。旣言刺時。於文不可言晉。從上明之可知也。

蟋蟀刺晉僖公也。儉不中禮。故作是詩以閔之。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。此晉也。而謂之唐。本其風俗。憂深思遠。儉而用禮。乃有堯之遺風焉。

憂深思遠。謂究其死矣。百歲之後之類也。○蟋蟀。上音悉。下所律反。說文。蟀作蜺。僖公。許其反。史記作釐侯。中。丁仲反。樂音洛。下皆同。思。息嗣反。注同。○

〔疏〕

蟋蟀三章章八句至風焉。○正義曰。作蟋蟀詩者。刺晉僖公也。由僖公太儉偏下。不中禮度。故作是蟋蟀之詩。以閔傷之。欲其及時而樂。作蟋蟀詩者。刺晉僖公也。以其太儉。故欲其自樂。樂失於盈。又恐過禮。欲

令節之以禮。故云以禮自娛樂也。欲其及時者。三章上四句是也。以禮自娛樂者。下四句是也。旣序一篇之義。又序名晉爲唐之意。此實晉也。而謂之唐者。太師察其詩之音旨。本其國之風俗。見其所憂之事深。所思之事遠。儉約而能用禮。有唐堯之遺風。故名之曰唐也。故季札見歌唐曰。思深哉。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。不然。何其憂之遠也。是憂思深遠之事。情見於詩。詩爲樂章。樂音之中。有堯之風俗也。○箋憂深至之類。○正義曰。此二文計

及死後之事。是其憂念深思慮遠也。言之類者。憂深思遠之事。非獨在此二文。以其二事顯見。故引當之耳。其實諸篇皆有深遠之志。蓋箋云。民之厚如此。亦唐之遺風。亦以其事顯見。故言之耳。

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

蟋蟀。蛩也。九月在堂。聿。遂、除、去也。箋云。我、我僖公也。蛩在堂。歲時之候。是時農功畢。君可以自樂矣。今不自樂。日月且過去。不復暇爲之。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。○聿。允橋反。莫。暮。除。直慮反。同。注。蛩。俱勇反。沈。又九共反。趨。織也。一名蟋蟀。復。扶又反。

無已大康職思其居

已。甚。康。樂。職。主也。箋云。君雖當自樂。亦無甚大樂。欲其用禮爲節也。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。謂國中政令。○大音泰。餘勑佐反。下同。居。義如字。協韻音據。

好樂無荒良士瞿瞿

荒。大也。瞿。瞿然顧禮義也。箋云。荒。廢亂也。良。善也。君之好「義」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。當如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。○好。呼報反。下同。瞿。俱具反。

〔疏〕

蟋蟀至瞿瞿。○毛以爲僖公儉不中禮。詩人戒之。欲令及時自樂。言九月之時。蟋蟀之蟲。在於室堂之上矣。是歲晚之候。歲遂其將欲晚矣。此時農功已畢。人君可以自樂。今我君僖公。不於此時自樂。日月其將過

去。農事又起。不得閑暇而爲之。君何不及時自樂乎。既勸君自樂。又恐其過禮。君今雖當自樂。又須用禮爲節。君若自樂。無甚大樂。當主思其所居之事。當以禮樂自居。無得忽忘之也。又戒僖公。君若好樂。無得太好之。當如善士瞿瞿然顧於禮義。勿使踰越於禮也。○鄭唯其居謂國中政令。荒謂廢亂政事爲異。餘同。○傳。蟋蟀至除。去。○正義曰。蟋蟀。蛩。釋蟲文。李巡曰。蛩一名蟋蟀。蟋蟀。蛩也。郭璞曰。今趨織也。陸機疏云。蟋蟀似蝗而小。正黑。有光澤如漆。有角翅。一名蛩。一名蟋蟀。楚人謂之王孫。幽州人謂之趨織。黑語曰。趨織鳴。蟋蟀驚。是也。七月之篇。說蟋蟀之事云。九月在戶。傳云。九月在堂。堂者。室之基也。戶內戶外。總名爲堂。

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

禮運曰。醴醕在戶。粢醕在堂。對文言之。則堂與戶別。散則近戶之地。亦名堂也。故禮言升堂者。皆謂從階至月也。此言在堂。謂在室戶之外。與戶相近。是九月可知。時當九月。則歲未爲暮。而言歲聿其暮者。言其過此月後。則歲遂將暮耳。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。此月未爲暮也。采薇云。曰歸曰歸。歲亦暮止。其下章云。曰歸曰歸。歲亦陽止。十月爲陽。明暮止亦十月也。小明云。歲聿云暮。采芣苢云。采芣苢是九月之事也。云歲聿云暮。其意與此同也。歲實未暮。而云聿暮。故知聿爲遂。遂者。從始繼末之言也。除者。棄去之名。故爲去也。○箋我我至耕事。○正義曰。勸君使之自樂。故知我我僭公也。七月箋云。言此者。著將寒有漸。蟋蟀記將寒之候。此言歲時之候者。七月下文。論備寒之事。故爲寒來之候。此云歲聿其暮。故云歲時之候。月令季冬云。告民出五穀。命農計耦耕。脩耒耜。具田器。注云。大寒氣過。農事將起。是十二月以後不暇復爲樂也。禮。國君無故不徵懸。必須農功之隙乃作樂者。場功未畢。勸課農桑。雖不徹鐘鼓。有時擊奏。未得大設燕飲。適意娛樂也。七月云。九月肅霜。十月淅場。朋酒斯饗。言幽君閑於政事。乃饗羣臣。是十月爲自樂之時也。○傳已甚康樂。職主○正義曰。已訓止也。物甚則止。故已爲甚也。康樂。職主。皆釋詁文。傳不解其居之義。二章其外。傳以外爲禮樂之外。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。則職思其外。謂常思禮樂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也。職思其憂。傳曰。憂可憂。謂踰越禮樂。至於荒淫。則可憂也。故王肅云。其居。主思以禮樂自居也。其外。言思無越於禮樂也。其憂。言荒則憂也。○箋君雖至政令。○正義曰。以序言欲其以禮自娛樂。故知欲其用禮爲節也。樂記曰。禮主其減。樂主其盈。禮減而進。以進爲文。樂盈而反。以反爲文。注云。禮主其減。人所倦。樂主其盈。人所歡。進謂自勉強。反謂自抑止。是禮須勤力行之。惟恐倦怠。樂者令人歡樂。惟恐奢放。詩人既勸自樂。又恐過度。故戒之使用禮也。箋以上句言無已大康。已是禮樂自居。復云職思其居。不宜更處禮樂。居謂居處也。二章言外。謂居處之外。則其居謂所居之處。故易傳以爲主思所居之事。謂國中政令也。其居既是國中。則知其外謂國外至四境也。四境之外。則有鄰國。故其憂爲鄰國侵伐之憂。詩人戒君所思。思其自近及遠。故從內而外也。○傳荒大至禮義。○正義曰。荒爲廣遠之言。故爲大也。釋訓云。翼翼。休休。儉也。李巡曰。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。此傳云顧禮義。下傳云休休樂道之心。皆謂治身儉約。故能樂道顧禮也。○箋荒廢至禮義。○正義曰。宛丘序云。淫荒昏亂。還及虛令序云。刺荒也。荒者皆謂廢亂政事。故易傳以荒爲廢亂也。良善。釋詁文。○

邁也。○行

無已大康。職思其外。

外。禮樂之外。箋云。外謂國外。四境。○禮樂。此一樂字音岳。

好樂無荒。良士蹶蹶。

蹶蹶。動而敏於事。○蹶蹶。俱衛反。

〔疏〕傳蹶蹶至於事。○正義曰。釋詁云。蹶。動也。釋訓云。蹶蹶。敏也。○

蟋蟀在堂。役車其休。

箋云。庶人乘役車。役車休。農功畢無事也。

〔疏〕箋庶人至無事。○正義曰。庶人乘役車。春官巾車文也。彼注云。役車方輅。可載任器以供役。然則收納禾稼。亦用此車。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。酒誥云。肇牽車牛遠服賈。用孝養厥父母。則庶人之車冬月

亦行。而云休者。據其農功既終。載運事畢。故言休耳。不言冬月不行也。○

今我不樂。日月其慆。

慆。過也。○慆。吐刀反。

無已大康。職思其憂。

憂可憂也。箋云。憂者。謂鄰國侵伐之憂。○

好樂無荒。良士休休。

休休。樂道之心。

蟋蟀三章章八句

山有「樞」。刺晉昭公也。不能脩道以正其國。有財不能用。有鍾鼓不能以自樂。有朝廷不能洒埽。政荒民散。將以危亡。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。國人作詩以刺之也。

○樞。本或作藎。烏侯反。昭公。左傳及史記作昭侯。樂音洛。下及注同。朝。直遙反。廷。徒佞反。洒。所解反。沈所寄反。下同。掃。蘇報反。本又作埽。下同。

〔疏〕

山有樞三章章八句至刺之。○正義曰。有財不能用者。三章章首二句是也。此二句摠言昭公不能用財耳。其經之所陳。言昭公有衣裳車馬。鍾鼓酒食。不用之。是分別說其不能用財之事也。有鍾鼓不能以自樂者。

二章云。子有鍾鼓。弗擊弗考。是也。有朝廷不能洒掃者。二章云。子有廷內。弗洒弗掃。是也。經先言廷內。序先言鍾鼓者。廷內人君治政之處。其事大。鍾鼓者。娛樂已身。其事小。經責昭公先重後輕。故先言廷內。序既言有財不能用。鍾鼓亦貨財之事。故因即先言之。衣裳車馬。亦是有財。序獨言鍾鼓者。據娛樂之大者言之也。四經先言衣裳。後車馬者。衣裳附於身。車馬則差遠。故先言衣裳也。四鄰謀取其國家者。三章下二句是也。四

鄰卽桓叔謀伐晉是也。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井。沃雖一國。卽四鄰之一。故以四鄰言之。○

山有樞隰有榆

興也。樞、莖也。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。如山隰不能自
用其財。○榆。以朱反。莖、田節反。沈又直黎反。○

子有衣裳。弗曳弗婁。子有車馬。弗馳弗驅。

婁亦曳也。○曳。以世反。
婁、力俱反。馬云牽也。○

宛其死矣。他人是愉。

宛。死貌。愉。樂也。箋云。愉讀曰偷。偷取也。○宛。於阮反。本亦作苑。愉。毛以朱反。鄭作偷。他侯反。○

〔疏〕

山有至是愉。○毛以愉爲樂。○鄭以愉爲取。言他人將取之。餘同。○傳樞莖。○正義曰。釋木文。郭璞曰。今之刺榆也。○傳婁亦曳。○正義曰。曳者。衣裳在身。行必曳之。婁與曳連。則同爲一事。走馬謂之馳。策馬謂之驅。驅馳俱是乘車之事。則曳婁俱是著衣之事。故云婁亦曳也。○傳愉樂。○正義曰。釋詁文。○箋愉讀至偷取。○正義曰。以下云是保。謂得而居之。入室。謂居而有之。故易傳以愉爲偷。言偷盜取之。○

山有栲隰有杻

栲。山樗。杻。櫟也。○栲音考。杻。女九反。樗。勑書反。又他胡反。櫟。於力反。○

〔疏〕

傳栲山樗杻櫟。○正義曰。皆釋木文。舍人曰。栲名山樗。杻名櫟。郭璞曰。栲似樗。色小而白。生山中。因名云。亦類漆樹。俗語曰。種栲漆。相似如一。陸機疏云。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。葉似差狹耳。吳人

以其葉爲者。方俗無名此爲榜者。似誤也。今所云爲榜者。葉如櫟木。皮厚數寸。可爲車輻。或謂之榜櫟。許慎正以榜譌爲稊。今人言榜。失其聲耳。粗、櫟也。葉似杏而尖。白色。皮正赤。爲木多曲少直。枝葉茂好。二月

中葉疏。華如練而細。葉正白。蓋樹。今官園種之。正名曰萬歲。既取名於億萬。其葉又好。故種之。共汲山。下人或謂之牛筋。或謂之櫟。材可爲弓弩幹也。

酒。灑也。考、擊也。○廷音庭。又徒佞反。鼓如字。本或作擊。非、灑、色蟹反。又所綺反。

宛其死矣。他人是保。

保。安也。箋云。保、居也。

〔疏〕傳酒灑考擊。○正義曰。洒、謂以水灑地而墻之。故轉爲灑。灑是散水之名也。今定本云。弗鼓弗考。注云。考、擊也。無亦字。義並通也。○傳保安箋保居。○正義曰。二者皆爾雅無文。傳箋各以義言之。上云他人

是愉。謂得已樂以爲樂。此云他人是保。謂得己之安以爲安。故傳訓保爲安也。箋以下云他人入室。則是居而有之。故易傳以保爲居。

山有漆。隰有栗子。有酒食。何不日鼓瑟。

君子無故。琴瑟不離於側。○漆音七。木名。離、力智反。

且以喜樂。且以永日。

永。引也。

宛其死矣他人入室

〔疏〕

子有至永日○正義曰。貴昭公。言子既有酒食矣。何不日日鼓瑟。有飲食之。且得以喜樂已身。且可以永長此日。何故弗爲乎。言永日者。人而無事。則長日難度。若飲食作樂。則忘憂愁。可以永長此日。白駒云。以永今朝。意亦與此同也。○傳君子至於側○正義曰。曲禮下云。君無故玉不去身。大夫無故不徹懸。士無故不徹琴瑟。注云。憂樂不相干也。故謂災患喪病彼量其所有。節級立文。此言君子。擬謂大夫士以上也。以經云日鼓瑟。則是日日用之。故言不離於其側。定本云。君子琴瑟不離於側。少無故二字。恐非也。

山有樞三章章八句

揚之水刺晉昭公也。昭公分國以封沃。沃盛「強」。昭公微弱。國人將叛而歸沃焉。

封沃者。封叔父桓叔于沃也。沃。曲沃。晉之邑也。○沃。烏毒反。

〔疏〕

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至沃焉○正義曰。作揚之水詩者。刺晉昭公也。昭公分其國地。以封沃國。謂封叔父桓叔於曲沃之邑也。桓叔有德。沃是大都。沃國日以盛「強」。昭公國既削小。身又無德。其國日以微弱。故晉國之人。皆將叛而歸於沃國焉。昭公分國封沃。已爲不可。國人將叛。又不能撫之也。故刺之。此刺昭公。經皆陳桓叔之德者。由昭公無德而微弱。桓叔有德而盛「強」。國人叛從桓叔。昭公之國危矣。而昭公不知。故陳桓叔有德。民樂從之。所以刺昭公也。○箋封沃至之邑○正義曰。封沃者。使專有之。別爲沃國。不復屬晉。故云以封沃也。桓二年左傳云。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。以條之役生太子。命之曰仇。其弟以千畝之戰生。命曰成師。師服曰。異哉。君之名子也。嘉耦曰妃。怨耦曰仇。古之命也。今君命太子曰仇。弟曰成師。始兆亂矣。兄其替乎。惠之二十四年。晉始亂。故封桓叔於曲沃。師服曰。吾聞國家之立也。本大而末小。是以能固。故天子

建國。諸侯立家。今晉甸侯也。而建國。本既弱矣。其能久乎。惠之三十年。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。不克。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。此邑本名曲沃。序單言沃。則既封之後。謂之沃國。故云沃曲沃也。地理志云。河東聞喜縣。故曲沃也。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。應劭曰。武帝於此聞南越破。改曰聞喜。

揚之水白石鑿鑿

興也。鑿鑿然鮮明貌。箋云。激揚之水。激流湍疾。洗去垢濁。使白石鑿鑿然。興者。喻桓叔盛彊。除民所惡。民得以有禮義也。○鑿。子洛反。激。經歷反。湍。吐端反。洗。蘇禮反。又蘇典反。去。羌呂反。垢。古口反。惡。烏路反。又如字。

素衣朱襮從子于沃

襮。領也。諸侯繡黼丹朱中衣。沃。曲沃也。箋云。繡當爲綃。綃黼丹朱中衣。中衣以綃黼爲領。丹朱爲純也。國人欲進此服。去從桓叔。○襮音博。字林。方沃反。繡音秀。衆家申毛並依字。下文同。鄭改爲宵。黼音甫。宵音消。本作綃。純。眞允反。又眞順反。

既見君子云何不樂

箋云。君子謂桓叔。○樂音洛。

〔疏〕

揚之水至不樂。○正義曰。言激揚之水。波流湍疾。行於石上。洗去石之垢穢。使白石鑿鑿然而鮮明。以興桓叔之德。政教寬明。行於民上。除去民之疾惡。使沃國之民皆得有禮義也。桓叔既有善政。其國日以盛彊。晉國之民。皆欲叛而從之。以素爲衣。丹朱爲綃。綃黼爲領。此諸侯之中衣也。國人欲得造制此素衣朱襮之服。進之。以從子桓叔于沃國也。國人惟欲歸于沃。惟恐不見桓叔。皆云。我既得見此君子桓叔。則云何乎而得不樂。言其實樂也。桓叔之得民心如是。民將叛而從之。而昭公不知。故刺之。○傳。襮領至曲沃。○正義曰。釋器云。黼領謂之襮。孫炎曰。繡刺黼文以襯領。是襮爲領也。郊特牲云。繡黼丹朱中衣。大夫之僎禮也。大夫服之。

則爲僭。知諸侯當服之也。中衣者。朝服祭服之裏衣也。其制如深衣。故禮記深衣目錄云。深衣連衣裳而純之。以綵者有表。則謂之中衣。大夫以上。祭服中衣用素。詩云。素衣朱襮。玉藻云。以帛裏布。非禮也。士祭以朝服。中衣以布明矣。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。其異者。中衣之袖小長耳。玉藻云。中衣纁袷尺。注云。中衣纁袷一尺。深衣緣而已。是中衣之袖長也。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。謂自祭耳。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。以絲爲衣。則士以上助祭之服。中衣皆用素也。少牢饋食之禮。是大夫自祭家廟。其服用朝服。朝服以布爲之。則中衣亦用布矣。而深衣目錄云。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。謂大國之孤也。雜記云。大夫冕而祭于公。弁而祭于己。注云。弁而祭於己。唯孤耳。弁謂爵弁。爵弁是絲衣。明中衣亦用素。用素則同。不必以纁爲領。纁唯諸侯乃得服之耳。晉封桓叔於沃。別爲諸侯之國。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。桓叔雖受封於晉。正是晉自封之。非天子之命。天子不賜以爵。晉是諸侯。不得以爵賜諸侯。桓叔莊伯。皆以字配諡。蓋雖君其國。未有爵命。左傳每云。曲沃伯。或可自稱伯也。傳不注序。故於此解沃爲曲沃也。○箋續當至桓叔。○正義曰。傳之所言。郊特牲文。彼注云。纁纁丹朱。以爲中衣領緣也。纁讀爲綃。綃。綃名。引詩云。素衣朱綃。彼注此箋。皆破纁爲綃者。以其纁之與纁。共作中衣之領。案考工記云。白與黑。謂之纁。五色備。謂之纁。若五色聚居。則白黑共爲纁文。不得別爲纁稱。纁纁不得同處。明知非纁字也。故破纁爲綃。綃是纁名。士昏禮注引詩云。素衣朱綃。魯詩以綃爲綺屬。然則綃是綺別名。於此綃上刺爲「纁」文。故謂之綃纁也。綃上刺纁。以爲衣領。然後名之爲纁。故爾雅纁領謂之纁。纁爲領之別名也。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纁。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。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。箋破此傳纁當爲綃。下章纁字亦破爲綃。箋不言者。從此而略之耳。此已破爲綃。禮記注從破引之。猶月令云。鮮羔開冰。注云。鮮當爲獻。七月引之。徑作獻羔開冰。與此同也。此則鄭之說耳。案下章傳曰。纁。纁也。則是作纁爲義。未必如鄭爲綃也。如傳意。纁得爲纁者。纁是畫。纁是刺之。雖五色備具。乃成爲纁。初刺一色。卽是作纁之法。故纁爲刺名。傳言纁纁者。謂於纁之上纁刺以爲纁。非訓纁爲纁也。孫炎注爾雅云。纁刺纁文以纁領。是取毛纁爲義。其意不與箋同。不破纁字。義亦通也。箋以素衣朱纁之下卽云從子于沃。故言晉國之人。欲進此服。去從桓叔。言民愛之。欲以衣往耳。國君之衣。非民爲之也。

揚之水白石「皓皓」

皓皓·潔白也。
○皓·胡老反。

素衣朱繡從子于鵠。

繡·黼也。鵠·曲沃邑也。○鵠·戶毒反。

〔疏〕

傳鵠曲沃邑。○正義曰。晉封桓叔於曲沃。非獨一邑而已。其都在曲沃。其傍更有邑。故云鵠曲沃邑也。

既見君子云何其憂。

言無憂也。

揚之水白石粼粼。

粼·清激也。○鄰·刊新反。本又作隣。同。激·直列反。或作徹。誤。

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。

聞曲沃有善政命。不敢以告人。箋云。不敢以告人。而去者。畏昭公。謂已動民心。

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

椒聊刺晉昭公也。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。

焉。

○椒聊。椒木名。聊。辭也。
蕃音煩。衍。延善反。

〔疏〕

椒聊二章章六句至國焉。○正義曰。作椒聊詩者。刺晉昭公也。君子之人。見沃國之盛彊。桓叔能脩其政教。知其後世稍復蕃衍盛大。子孫將并有晉國焉。昭公不知。故刺之。此序序其見刺之由。經二章皆陳桓叔有美德子孫蕃衍之事。

椒聊之實蕃衍盈升。

興也。椒聊。椒也。箋云。椒之性。芬香而少實。今一掬之實。蕃衍滿升。非其常也。興者。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。今其子孫衆多。將日以盛也。○掬音求。又其菊反。何音掬。沈居局反。

彼其之子碩大無朋。

朋。比也。箋云。之子。是子也。謂桓叔也。碩謂壯貌。倭好也。大謂德美廣博也。無朋。平均不朋黨。○比。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。謂無比例也。一音必二反。申毛作毗至反。倭。古卯反。

椒聊且遠條且。

〔條。長也〕。箋云。椒之氣日益遠長。似桓叔之德彌廣博。○且。子餘反。下同。○

〔疏〕

椒聊至條且。○正義曰。椒之性芬香而少實。今椒聊一掬之實。乃蕃衍滿於一升。甚多非其常。以興桓叔晉君之支別。今子孫衆多。亦非其常也。桓叔子孫既多。又有美德。彼已是子。謂桓叔其人形貌盛壯。得美廣大。無朋黨阿比之惡行也。椒之香氣。日益長遠。以興桓叔之德。彌益廣博。桓叔子孫。既多德益廣博。必將並有晉國。而昭公不知。故刺之。聊且皆助語也。傳椒聊椒。○正義曰。釋木云。檉。大椒。郭璞曰。今椒樹叢生。

實大者名爲檇。陸機疏曰。椒聊。聊。語助也。椒樹似茱萸。有針刺。葉堅而滑澤。蜀人作茶。吳人作者。皆合煮其葉以爲香。今成阜諸山間有椒。謂之竹葉椒。其樹亦如蜀椒。少毒熱。不中合藥也。可著飲食中。又用蒸雞豚最佳香。東海諸島。亦有椒樹。枝葉皆相似。子長而不圓甚香。其味似橘皮。島上獐鹿。食此椒葉。其肉自然作椒橘香。○箋椒之性。至以盛。○正義曰。言性芬香喻美德。故下句椒之氣日益長遠。喻桓叔德彌廣博。是取香氣爲喻也。言一揅之實者。揀謂椒之房。實者也。釋木云。椒檇醜菜。李巡曰。檇。茱萸也。椒茱萸皆有房。故曰揀。揀實也。郭璞曰。茱萸子。聚生成房。是椒之房。裏名爲揀也。知蕃衍滿升。謂一揀之實者。若論一樹。則不啻一升。纔據一實。又不足滿升。且詩取蕃多爲喻。不言一實之大。故知謂一揀之實也。驗今椒實。一裏之內。唯有一實。時有二實者少耳。今言一揀滿升。假多爲喻。非實事也。王肅云。種一實。蕃衍滿一升。若種一實。則成一樹。非徒一升而已。不得以種一實爲喻也。○傳朋比。○正義曰。朋。黨也。比。謂阿比。朋亦比之義。故以朋爲比也。○箋之子至朋黨。○正義曰。以碩下有。不宜復訓爲大。故以碩爲壯俊貌。大謂大德。無朋者。無朋比之行。故知謂平均無其朋黨也。孫毓云。桓叔阻邑不臣。以擊傾宗。與潘父比。至殺昭公而求入焉。能均平而不朋黨乎。斯不然矣。此言桓叔能修國政。撫民平均。望桓叔之美。刺昭公之惡耳。不得以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。卽如毓言。桓叔罪多矣。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。能修其政乎。自桓叔別封於沃。自是鄰國相陵。安得責其不臣。○傳條長。○正義曰。尙書稱厥木惟條。謂木枝長。故以條爲長也。

椒聊之實蕃衍盈匊

兩手曰匊。○劉本
又作掬。九六反。

彼其之子碩大且篤

篤。厚也。

〔疏〕

傳篤厚。○正義
曰。釋詁文。